

如果炽热的感情
只能无疾而终，
那么最可怕的是人心，
最可笑的
是宿命。

遗产

The Legacy



[英] 凯瑟琳·韦伯 著 李燕 译
Katherine Weber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 PRESS

013069146

1561.45
903

遗产

The Legacy

[英] 凯瑟琳·韦伯 著 李燕 译
Katherine Weber



北航

C1676443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1561.45
903

01306314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产 / (英) 韦伯著; 李燕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9

书名原文: The Legacy

ISBN 978-7-5086-4167-6

I. 遗… II. ①韦…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3648 号

Copyright © Katherine Webb 2010

First published by Orion Books Ltd, Lond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遗产

著 者: [英] 凯瑟琳·韦伯

译 者: 李燕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1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413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167-6/I·42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序 言

1905

渐渐地，卡洛琳恢复了意识。脑中的混沌逐渐褪去，万千思绪如笼中鸟儿一般疾飞猛冲，速度之快让她无法抓住一二。她踉跄着站起身来。孩子还在那儿，安静地躺在床上。一阵恐惧袭过，她感觉脊背发凉。她内心隐隐期望这个孩子的突然蒸发，抑或从未降临于这个世界，那样可能更好。现在他已从柔滑的床罩上有模有样地爬到了床的另一头。他使劲用拳头抓了几下床单，在湖绿色丝绸上犹如游泳般缓慢前进。现在的他已经长得壮实。倘若出生在另一个地方，换一种生活，他也许会成为一名勇士。他已经长出了乌黑的头发，眼睛端详着床上某处，接着扭头看向了卡洛琳，发出类似“哒”的一个声音。虽然只是一声乱叫，卡洛琳却能知道他刚提出了一个问题。她热泪盈眶，差点儿再度瘫倒在地。他是真实存在的。他就在那儿，在她斯托顿庄园的卧室里。他已经成长到足以向她发问的程度。

羞愧像迷雾将卡洛琳重重包围，犹如空气中的烟尘——让万物晦暗，让她无法思考，无法去想该如何是好。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了，她隐约听见门外走廊上的脚步声。这声音让她的心猛地一沉，此刻她只知道孩子不能待在这儿。不能在床上，不能在她房间里，不能在这庄园老宅里。就是不能。同时也不能让任何仆人或者她丈夫知道他曾经在这里。也许之前她双腿一软跌倒在地板上时，大家已经发现这孩子了，看到或听到了些什么。她只能祈祷这种情况并没发生。她不知道就这样过去了多久，任自己被恐惧和悲伤折磨得胡思乱想。也许根本没多久，因为孩子还没有厌倦床上的探险游戏。现在要做点儿什么还来得及，况且她也别无选择。

卡洛琳擦了擦脸，走到床边把男孩抱起来，满心愧疚的她都不敢看向他的眼睛。她知道那也是双黑色的眼睛，如同墨水一般，让人看不透。男孩比记忆中重了许多，卡洛琳把他放在床上躺着，脱掉他所有的衣服，包括尿布，尽管这些衣物做工粗糙，却有可能暴露他的身份。她把衣服扔进壁炉里，它们在早晨炭火留下的余烬中燃起袅袅轻烟，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卡洛琳环顾四周，一时陷入茫然，直到目光触及床头的刺绣枕头，双眼突然放光。这枕套做工精细，上面绣了一朵朵如丝带般的黄色花朵。枕套的织布光滑而厚实。卡洛琳抽出了枕芯，把挣扎着的孩子塞进枕套里。她动作轻柔，一举一动都流露出对孩子的疼惜，但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她并不是用枕套来包裹孩子，而是把枕套当作一个袋子，把孩子偷送出去，就像偷猎者在运送猎到的野兔。发自内心的苦痛引出的泪水濡湿了卡洛琳的脸，但是她不能有片刻的犹豫，她不能够再爱他了。

屋外大雨滂沱。穿过草坪时，卡洛琳的背生疼，头皮也在发麻，老宅里仿佛有一双双眼睛正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确定没人看到后，她站

在树下大口喘着气，紧提枕套开口处的手腕已经被勒得惨白。里面的孩子躁动不安，唧呀说着什么，还好并没有大声哭喊。雨水滑过夏洛琳的头发，从下巴上纷纷滴落。雨水洗不净我的罪，她绝望地想。她知道一个池塘——一个不大的人工池塘叫露珠池，坐落于庄园尽头的山边上，从那片高地发源的河流自村庄穿过。此处水静池深，树木环绕。池水在这样的阴天里看起来黑漆漆的，雨幕在水面掀起阵阵波澜，随时准备掩藏所有扔到里面的秘密。当这个念头在她脑海中浮现时，她的呼吸都要停止了。这个想法令她周身冰凉。不，我不能，她无声地祈求道，我做不到。她已经从他身上剥夺了太多太多。

夏洛琳没有朝着池塘的方向走，而是背向房屋越走越远，她祈祷能有其他的选择。而转机真的出现了，夏洛琳又惊又喜，长吁了一口气。树林和乡间小路交界处的绿地上停了一辆马拉篷车。一匹黑白相间的小马拴在旁边的树上，赤裸的马背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中，屋顶的金属烟囱管里升起一缕缕轻烟。这是修补匠人的住处，想到这里，一丝希望从夏洛琳心底涌起：他们会发现他，带他回家，和他一起搬离这里。如此，她就永远不会再看到他，永远不用再面对他。而他会有人照顾，会有自己的生活。

被雨水浸湿的枕套贴在了孩子的皮肤上，他大哭起来。夏洛琳慌忙把袋子提到肩膀上，穿过树林走到空地的另一头去，她走得离老宅更远了，这样她的脚印不会沿着老宅的方向而去。她希望这样看起来会像是某个从南边沿小路来的人扔掉的孩子。夏洛琳把孩子放在一棵巨大的山毛榉干燥盘桓的树根之间。她转身离开，孩子的哭声在她身后变得越来越大，越发不肯停歇。带他走，离开这里。她无声地乞求。

夏洛琳跌跌撞撞地返回树林里，以最快的速度奔走，尽量不弄出声响。孩子的哭声在她耳旁萦绕了一阵，最终还是消散了。哭声消失后，

卡洛琳的脚步迟疑了。她站在原地，犹豫不决，到底是继续前进还是折回去。心底有个声音低语：我将永远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了，但是这样最后也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安慰。没有其他办法了，真切刺骨的寒意在她心底蔓延，从此她得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永世不得解脱，永生难以忘记。今天发生的事生在她心里剥开了一道口子。她既回不了头，也没有把握能否继续撑下去。她的手触到自己的腹部，她知道有一个孩子舒适地居住在其中。她让孩子感受她手掌的温暖，似乎是向这个孩子证明她还活着，还有感觉，会好好爱他。她慢慢回到了老宅。那天很晚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她特地脱下了孩子的衣服以消除他在这世上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处痕迹，却还是把他留在了有着精美刺绣的枕套里。她把脸埋进枕芯，努力把男孩从记忆里抹去。

序 言

1905

渐渐地，卡洛琳恢复了意识。脑中的混沌逐渐褪去，万千思绪如笼中鸟儿一般疾飞猛冲，速度之快让她无法抓住一二。她踉跄着站起身来。孩子还在那儿，安静地躺在床上。一阵恐惧袭过，她感觉脊背发凉。她内心隐隐期望这个孩子的突然蒸发，抑或从未降临于这个世界，那样可能更好。现在他已从柔滑的床罩上有模有样地爬到了床的另一头。他使劲用拳头抓了几下床单，在湖绿色丝绸上犹如游泳般缓慢前进。现在的他已经长得壮实。倘若出生在另一个地方，换一种生活，他也许会成为一名勇士。他已经长出了乌黑的头发，眼睛端详着床上某处，接着扭头看向了卡洛琳，发出类似“哒”的一个声音。虽然只是一声乱叫，卡洛琳却能知道他刚提出了一个问题。她热泪盈眶，差点儿再度瘫倒在地。他是真实存在的。他就在那儿，在她斯托顿庄园的卧室里。他已经成长到足以向她发问的程度。

羞愧像迷雾将卡洛琳重重包围，犹如空气中的烟尘——让万物晦暗，让她无法思考，无法去想该如何是好。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了，她隐约听见门外走廊上的脚步声。这声音让她的心猛地一沉，此刻她只知道孩子不能待在这儿。不能在床上，不能在她房间里，不能在这庄园老宅里。就是不能。同时也不能让任何仆人或者她丈夫知道他曾经在这里。也许之前她双腿一软跌倒在地板上时，大家已经发现这孩子了，看到或听到了些什么。她只能祈祷这种情况并没发生。她不知道就这样过去了多久，任自己被恐惧和悲伤折磨得胡思乱想。也许根本没多久，因为孩子还没有厌倦床上的探险游戏。现在要做点儿什么还来得及，况且她也别无选择。

卡洛琳擦了擦脸，走到床边把男孩抱起来，满心愧疚的她都不敢看向他的眼睛。她知道那也是双黑色的眼睛，如同墨水一般，让人看不透。男孩比记忆中重了许多，卡洛琳把他放在床上躺着，脱掉他所有的衣服，包括尿布，尽管这些衣物做工粗糙，却有可能暴露他的身份。她把衣服扔进壁炉里，它们在早晨炭火留下的余烬中燃起袅袅轻烟，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卡洛琳环顾四周，一时陷入茫然，直到目光触及床头的刺绣枕头，双眼突然放光。这枕套做工精细，上面绣了一朵朵如丝带般的黄色花朵。枕套的织布光滑而厚实。卡洛琳抽出了枕芯，把挣扎着的孩子塞进枕套里。她动作轻柔，一举一动都流露出对孩子的疼惜，但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她并不是用枕套来包裹孩子，而是把枕套当作一个袋子，把孩子偷送出去，就像偷猎者在运送猎到的野兔。发自内心的苦痛引出的泪水濡湿了卡洛琳的脸，但是她不能有片刻的犹豫，她不能够再爱他了。

屋外大雨滂沱。穿过草坪时，卡洛琳的背生疼，头皮也在发麻，老宅里仿佛有一双双眼睛正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确定没人看到后，她站

在树下大口喘着气，紧提枕套开口处的手腕已经被勒得惨白。里面的孩子躁动不安，咿呀说着什么，还好并没有大声哭喊。雨水滑过夏洛琳的头发，从下巴上纷纷滴落。雨水洗不净我的罪，她绝望地想。她知道一个池塘——一个不大的人工池塘叫露珠池，坐落于庄园尽头的山边上，从那片高地发源的河流自村庄穿过。此处水静池深，树木环绕。池水在这样的阴天里看起来黑漆漆的，雨幕在水面掀起阵阵波澜，随时准备掩藏所有扔到里面的秘密。当这个念头在她脑海中浮现时，她的呼吸都要停止了。这个想法令她周身冰凉。不，我不能，她无声地祈求道，我做不到。她已经从他身上剥夺了太多太多。

夏洛琳没有朝着池塘的方向走，而是背向房屋越走越远，她祈祷能有其他的选择。而转机真的出现了，夏洛琳又惊又喜，长吁了一口气。树林和乡间小路交界处的绿地上停了一辆马拉篷车。一匹黑白相间的小马拴在旁边的树上，赤裸的马背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中，屋顶的金属烟囱管里升起一缕缕轻烟。这是修补匠人的住处，想到这里，一丝希望从夏洛琳心底涌起：他们会发现他，带他回家，和他一起搬离这里。如此，她就永远不会再看到他，永远不用再面对他。而他会有人照顾，会有自己的生活。

被雨水浸湿的枕套贴在了孩子的皮肤上，他大哭起来。夏洛琳慌忙把袋子提到肩膀上，穿过树林走到空地的另一头去，她走得离老宅更远了，这样她的脚印不会沿着老宅的方向而去。她希望这样看起来会像是某个从南边沿小路来的人扔掉的孩子。夏洛琳把孩子放在一棵巨大的山毛榉干燥盘桓的树根之间。她转身离开，孩子的哭声在她身后变得越来越大，越发不肯停歇。带他走，离开这里。她无声地乞求。

夏洛琳跌跌撞撞地返回树林里，以最快的速度奔走，尽量不弄出声响。孩子的哭声在她耳旁萦绕了一阵，最终还是消散了。哭声消失后，

卡洛琳的脚步迟疑了。她站在原地，犹豫不决，到底是继续前进还是折回去。心底有个声音低语：我将永远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了，但是这样最后也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安慰。没有其他办法了，真切刺骨的寒意在她心底蔓延，从此她得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永世不得解脱，永生难以忘记。今天发生的事生在她心里剥开了一道口子。她既回不了头，也没有把握能否继续撑下去。她的手触到自己的腹部，她知道有一个孩子舒适地居住在其中。她让孩子感受她手掌的温暖，似乎是向这个孩子证明她还活着，还有感觉，会好好爱他。她慢慢回到了老宅。那天很晚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她特地脱下了孩子的衣服以消除他在这世上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处痕迹，却还是把他留在了有着精美刺绣的枕套里。她把脸埋进枕芯，努力把男孩从记忆里抹去。

万籁俱寂！如此幽静，扰人心魄

冥想就此被打断

只因这一片诡谲的死寂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午夜寒霜》

1

现在是冬天。之前我们都只在夏天来这里，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和记忆中的似乎不太一样。没有记忆中熟悉的恐惧，不那么让人望而生畏。斯托顿是一座庄严肃穆的大庄园，色调恰如今天阴霾的天空。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新哥特风格的高大建筑，有着石头竖框的窗户，里边家具泛着海藻的绿色。枯萎的落叶堆积在墙根上，墙后生出的苔藓已蔓延到了门槛。下车后，我平静地呼吸。这是典型的英国冬季，潮湿而泥泞。远看，灌木篱墙像是紫色的淤青。今天我穿着鲜亮的宝蓝色衣服，有意抵抗这里的冷峻和压抑。但此刻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可笑，像个小丑。

透过我饱经风霜的白色高尔夫轿车的挡风玻璃，我能看到蓓思揣在裙兜里的双手，还有她发梢纤细的长辫子。奇怪的是已经有一缕缕灰发蜿蜒在其中，它们似乎来得早了一点儿，实在是太早。蓓思曾经急不可待地要来这里，可现在她却只是像个雕塑般坐着，那双苍白瘦弱的手在裙兜里交叠——一动不动。我们小的时候头发光泽盈亮，是天使般的浅

金色，就像年轻的维京人那样。曾经纯净的色泽随着年龄的增长如今褪变成暗沉的黄褐色。我染过头发，为的就是看起来有些活力。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看起来越来越不像姐妹。我记得蓓思和迪尼头顶头在一起窃窃私语的样子：他头发乌黑，她发色金黄。那时我看得满心嫉妒，可现在我记忆中的两人仿佛在密谋着什么，挤在一起的头像八卦里的阴和阳。总是亲密无间。

四周光秃秃的树木透露着冬日的萧瑟，倒映在房屋的窗户上勾勒出黑沉沉的影像。这些树看起来更高了，树身压向老宅，需要修剪了。我在想什么？在想要做些什么吗？想修缮这里？还是想象在这里生活的情况吗？老宅现在是我们的了，所有那十二间卧室都是我们的了，还有高耸的天花板、宽阔的楼梯和一楼的房间，那里的地板被奴仆们穿梭往来的脚步打磨得溜光。不过，条件是我们得住下来，在这里生活。这就是梅蕾迪思心心念念要看到的。梅蕾迪思——我们的外婆，她对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不满，瘦骨嶙峋的双手总是握成拳头。几年前她想让妈妈带着我们一起搬进来，一直陪着她到去世。妈妈拒绝了，拒绝得理所当然，于是我们继续在雷丁镇^①过我们愉快的乡村生活。现在如果我们不搬过来，斯托顿庄园就会被卖掉，而费用会捐给慈善事业。行将就木的梅蕾迪思死后反倒成了慈善家。所以现在房子是我们的——不过我认为这一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我们无法忍受住在这里。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每次仔细回忆时，我的这段记忆便像蒸汽一样从我脑海中逃逸。只有一个名字浮现出来——亨利。一个消失了的男孩，并再也没有出现过。凝视着眼前层层叠叠的枝丫，我所想的是我所知道的事实。我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连踏上这块土地

① 雷丁镇：属于伯克郡，地处英格兰东南部，伦敦西部。——译者注

都相当不容易。我了然于胸。我知道为什么蓓思到现在都不愿走出车子。我犹豫着是否得哄她出来，就像必须得哄她吃饭一样。从这里到老宅的土地上除了树没有其他植物——树木实在太过浓密，使得其他植物无法生长。抑或是因为这块土地被诅咒了。它散发着泥土和腐烂的味道，还有毛茸茸的菌类。腐殖质，这个多年前科学课上学到的单词又出现在脑海中。有上千只小昆虫在叮咬、在拨弄、在消化这块土地。一时间四下寂静无声。引擎、树木、老宅和空间都静默了。然后我爬进车里。

蓓思正盯着自己的双手。我觉得她甚至都没有抬过头，更不曾朝老宅看过一眼。突然间我开始怀疑带她来这里是否明智，又害怕我是否会太晚离开这里，这种恐惧让我心里一紧。蓓思直直坐在那里，脖子上突出的青筋像一根根缠绕的绳子，粗糙僵硬。这些天她消瘦了很多，人看起来更加弱不禁风。她依然是我姐姐，只是她变了。她心里有些事情我不得而知，也想不明白。我无法理解她所做之事，也无从知晓她在想什么。她的目光没有离开过膝盖，眼睛睁得大大的，却毫无神采。麦克斯韦想让她再度入院，这是两天前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的，当时我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而此刻我就在她的身边，可我的心态却有所不同，无论我如何压抑自己，心底对她还是有些埋怨。她是我的姐姐，理应比我坚强。我碰了碰她的胳膊，微微一笑说：“我们可以进去了吗？我想喝点儿酒。”我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听起来很是响亮。我想到梅蕾迪思在客厅里排列整齐的水晶酒瓶。我小时候常常偷偷溜进去，窥视那神秘的液体，看光线如何在其中流转，有时打开塞子偷偷闻一闻。现在她去世了，去喝她威士忌的念头似乎有些诡异。我这么说是想告诉蓓思，我知道她并不想回到这里。不过很快，她长吸一口气，走出车子，大步流星地走向老宅，像后面有人在追赶似的，而我赶紧跟在她身后。

老宅的空间似乎变小了，就像现在去看其他小时候的东西都会觉得

变小了一样。当然，老宅还是很大的。我在伦敦合租的公寓刚搬进去时感觉也挺宽敞，因为那里空间够大，我不需要透过晾着的衣物看电视。现在，面对宽敞到能听到回声的走廊，我突然有了用推车运东西的念头，这念头确实有点儿好笑。我们有点儿不知所措，只是把行李堆在楼梯前。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来这里，没有父母的陪伴，傻乎乎地转来转去，如同吃草的羊。每个人扮演的角色都是由自身的习惯、回忆之类的东西决定的。在这里，在这所房子里，我们还是孩子。但我必须装作轻松自在，因为我注意到蓓思的迟疑，以及眼中透露的些许慌乱。

“烧壶水吧。我来找点儿酒，咱们做点儿掺酒咖啡。”

“艾丽卡，还没到中午呢。”

“那又怎样？我们在度假，不是吗？”哎，事实是我们没在度假。不，我们不是。我不知道这算什么，但不是度假。蓓思摇摇头。

“就喝点儿茶吧。”她说，边说边移向厨房。蓓思的背窄窄的，消瘦的肩膀在衬衣下尖尖耸立。注意到这点，我顿时有些不安——自从我上次见到她，到现在仅仅过了十天，可她又明显消瘦了。我愿意尽一切力量，让她重新好起来。

老宅里潮湿阴冷，于是我拿起老旧的遥控板，按下上面的按钮，听到类似鼓噪的声音：屋子深处水管在低吟，流水在其间翻腾；壁炉里的灰烬散发出异味；客厅的废纸篓里还有一些绵纸和一个香甜气味的烂苹果核。如此这般闯入梅蕾迪思的生活让我有些不安，甚至有些厌恶，似乎一转身就会在镜子中看到她的映像——一张刻薄、面无表情的脸，还有那染成金色的头发。我在窗前驻足，望向外面的冬日花园，那里根茎细长的植物未经修剪，倒落一地，一片狼藉。而我记忆中的这里在夏日有着如此这般的味道：椰子味的防晒霜；无论天气多热，午餐都能喝到的牛尾汤；院子周围开得繁盛、散发甜味的玫瑰花和熏衣草；梅蕾迪思养的那